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人間訓

人間之事吉兇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贅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

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

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也堯戒曰戰戰慄

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蹟也是故人皆

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

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

時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

同門利與害為隣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

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

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晚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

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

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

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

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

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

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

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

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

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

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礪石而名醜寢丘

今汝南固始地前有鬼好事也越人機人莫之利

垢谷後有丘名醜

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
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
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
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綽綽威
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
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
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藥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藥書
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
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
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

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

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

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

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

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

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也莊王滅陳已

乃復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

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

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

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

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

頤伯伯迫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我將出子陽

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及取其出

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祛袂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

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

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

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

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

晉人晉厲公恭王傷晉人射恭王中肩也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

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

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

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

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

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

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僂故

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

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濕而強

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

所以為病也快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

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有

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孟孫魯大夫也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毋隨之而唬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

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毋隨而唬臣誠弗忍竊

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傳左右

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麇

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

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

也公孫鞅商君也為秦伐魏欺魏公子功非不大也然

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

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

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

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柰何任登曰

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踈耳而聽也

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

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

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

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

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

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

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

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

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

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

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

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

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

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

者必有昭名古有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

闕平治水士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

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

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禮

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無吞天下而亡

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

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

李斯上蔡人也為秦相趙高譖之二

世車裂之於雲陽

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

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

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

先生凡先生生者也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

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

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

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

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

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

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

其城

楚莊王時圍宋九月

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壯

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

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

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

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

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

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

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

年胡人夫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
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
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
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黜或曰高陽將為室問匠人
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
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黜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
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
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均高而後果敗
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
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賓客多止之弗

聽靖郭君謂謂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
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
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
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戲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
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
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
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
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
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
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

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

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

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

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

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

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烈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

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

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

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

解圍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

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

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温煖風不能障

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

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

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

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

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

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

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

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

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乎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

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

左右曰城濮之戰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

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

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

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

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柰何

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

行潛行伏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

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

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

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柰

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

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

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

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

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

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

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

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

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
 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
 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
 西門豹治鄴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
 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
 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
 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
 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
 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
 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

至服駕牛也輦輜也

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

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
 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
 而可賞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
 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
 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
 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
 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
 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可罪者賢主不苟
 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

晉大夫 魏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魏聞倫晉人也請無罷

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

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

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

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

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

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過周以東鄭

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

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

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

相與謀三率秦將白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

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

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

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

也賞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

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

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短忠臣者務

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

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

戍守也守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

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

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於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惠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而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

所能則得無損隋之勢而無不勝之任昔者智伯驕伐
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
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
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
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
無忌復於荆平王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
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
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
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

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

伍子奢遺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

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

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

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

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

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

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秦以芻

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

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

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稷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讎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徐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讎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

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徐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物捷疾利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時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也忽悅善二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禍乃不滋計

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

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

若鼯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

孟諸宋大澤雲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

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

浼者多矣浼汚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曰陳成常

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宰子孔子弟臣恐其構難而危

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

宰子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

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而

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

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

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其餘盡

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其誅必危社稷公以

告子家駒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

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

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

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

從生者始於雞距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

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公懼止之不可公

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勝之

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

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邱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

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荆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

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喙

剖梁柱蝨蚤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

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

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

脇使之袒而捕魚鰲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

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狐偃趙襄胥姬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

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

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鰲負羈之

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

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来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

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

而絀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

池被裘而用篔也耳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

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劔之折

必有齧缺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

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毀羹而熱投卮漿

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

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入

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即尹主即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

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

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

翼揮獵獵六翮未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

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

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衣而

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卅徒石城在卅陽卅徒在會稽起波

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

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賢慮福弗能傷也人或問

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

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

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

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

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也而遇

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施其衣被施奪盜還反顧之無懼

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

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

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

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

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
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
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
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知究者也人能
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
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
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鋪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奏錄圖書於始皇帝
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蒙公
象恬也揚翁子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兆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
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

象齒翡翠

翡翠赤雀翠青雀

珠璣

員者為珠類者為璣

乃使尉屠睢

尉屠睢秦將

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鐘城之嶺

鐘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

一軍守九嶷之塞

九嶷在零陵也

一軍處番禺之都

番禺南海

一軍守

南野之界

南野在豫章

一軍結餘干之水

餘干在豫章

三年不解

甲施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

監祿秦將也鑿渠通湘水離水之

也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

西嘔越人譯吁宋西

嘔君名也

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

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

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

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縷成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

箕會以箕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

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

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

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

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

高木而巢扶枝扶旁大人過之則探穀嬰兒過之則挑其

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

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

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

宅不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傳宰折

肱宰折肱傳名姓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

折肱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

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

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

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

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

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

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

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

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

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大牢牲也以九韶樂飛鳥也予

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

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

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

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柶夫歌采菱發

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

也聽者異也故交晝不暢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

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為

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

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

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

楚莊王上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

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

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也為

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

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

由采杜蒞申采杜蒞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滄滄臭

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

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

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

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

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

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

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則削哀公魯君代君為墨而殘

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

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

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

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侍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

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時

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大公以為飾虛亂民而誅段

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

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

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

豹信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

七十猶有童子之顛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

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廝徒馬圉

皆與伉禮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

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強賊之以身役
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屬乎其謀者也得道之士
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
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
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
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也此察於
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
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
焉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
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家畜也

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
弃其身仁者弗為也東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
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
蟲也對曰此螳螂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
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
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
戴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
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陰暘人於
樾下武王哀暘者之熱故陰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
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

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

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

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

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辨擊之

勞佚齊子發築設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齊同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

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

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

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

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

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

昔者衛君朝於吳衛輒吳王囚之夫欲流之於海者說者

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哀公撤鍾鼓之縣縞素而

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

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

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

免之而不能為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

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

由之道欽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
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
宰嚭曰子焉知說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君

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
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
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
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善龜兆以卜朝今朝於吳而
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
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
而太公宣子諫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謹少與人處
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
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

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

右穆昭穆先君宗廟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

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

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

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

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環脣吻者能以

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言物皆可而治也有人無

奈何事有人材所不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

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

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然而若然者
諺曰鳶隳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

人也梁今之陳當凌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

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而笑飛鳶適隨其

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

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

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補務一作謹請與公僂力一志悉

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

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也曰白公勝將為

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

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

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

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

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

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

刑而不忘其恩比其後子發盤罪威王盤辭也一作得而出

奔刑者遂襲息者息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刑者踣

足而怒踣足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憐於骨

髓憐痛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然而

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也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瞑目植睛植睛怪尾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脩務訓

題篇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敍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用以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

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

吾以為不

然嘗試問之矣

以為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於聖人矣

若夫神農堯舜禹

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

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論者何能廢其道

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

言不得無為也

古者民茹草

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

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

菽麥黍稷稻也

相土地宜燥濕肥

堯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堯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為也堯

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後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

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陰氣

所聚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放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

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堯也南

之裔子渾敦火吳氏之裔子窮奇緡雲氏之裔子饕餮

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

三危也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為洪範舜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發生至四裔可知也

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

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

梧葬於九嶷之山在蒼梧馮禹沐浴靈雨梳櫛扶風禹

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決江疏河鑿龍門闕伊

力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關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

關疏龍門本有水門鮪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脩彭蠡

而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關也之防乘四載隨山棗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

名在豫章彭澤縣百防隄四載山行用藁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蒹隨循也棗石刊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

是禹之所為也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

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

譙責讓其罪過於歷山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

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怠也奉一爵酒不知於

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

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

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

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眇之河為治水解禱

讀解除之解陽眇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與雲致雨故

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

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為一人

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

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

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

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刊民故無所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

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於

有莘之野執鬲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呂望鼓刀

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嶽之後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望其後居殷乃屠於朝歌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為文王太師伯里奚轉鬻伯里奚虞臣自知虞

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也

公不可諫而去轉行自責管仲束縛管仲束縛管仲傳相齊公子

於秦為穆公相而秦興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

桓公用之而霸也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温歷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

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

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蓋聞傳書曰神

農憔悴堯瘦臞舜黜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

勞百姓甚矣也甚重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

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

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東流人必事而通禾稼春

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麓是藜聽其

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

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

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

詐政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功立而名弗有非謂

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爇井以淮灌山此

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爇井淮不可以

謂之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輻山之用蓰夏

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

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

也理道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

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

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

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

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手忘其苦衆勞民

頓兵剄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

攻之手頓罷剄辱析銳精攻無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

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

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

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器械設施也墨子

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

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

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

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屏又曰兵車不軾尚威武也

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

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

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寡施行也

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

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

以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矣吾曰悠悠慙于

影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

曰段干木賢者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

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

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蹠疾行也段干

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

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今

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負銳

楯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訶也

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

東方之夷九種類夫訶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

北方之夷八種類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夫聖人之

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効功也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也人性各有所脩短

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欲學吾

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筋骨形

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

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

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齒咋足以嗜肌碎骨蹶

蹠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嗜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

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壅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

蟲喻無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

知也正性善發憤而仁帽憑而為義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

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

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

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

化詩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是其類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

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肌弱佳好性

也女者嗍朕哆嗚籛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媠

毋此佳也嗍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朕讀夔哆讀大口

媠毋此佳古之醜女媠讀如模範之模此讀人夫上不

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媠毋此教訓

之所喻也喻導也而芳澤之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

莫䟽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

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

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

惑也躓躓楚人謂躓也言以飽而不食躓而不行今有

良馬不待策綴而行駑馬雖策綴之不能造為此不用

策綴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策得夫怯夫

操利劔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

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析也為此棄干將鎔邪而以手

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析也為此棄干將鎔邪而以手

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

項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項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未之端議

何可以公論乎也公平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

薺麥夏死人曰夏生者衆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

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

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

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駭

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越人有重遲者而

駭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

人謂之諛諛人言躁操善趨者謂之諛同也以多者名之

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

孺家年二升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

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鬚長赤帝起成元

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帝如圖故一言而

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萬民齊一言仁言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

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為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禹耳

參漏是謂大通參三漏穴也大通與利除害疏河決江

傳曰胤子觀於維汭云微禹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

吾其魚乎故曰與利除害也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為西伯遭紂之虐三

故百姓所親也臯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決獄明

白察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石而出契生於

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吞燕卵而生商是也史皇產而

能書

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

弄左臂脩而善射窮之

也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

以千歲為近明聖賢之難

今無五聖之天奉

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

四俊之才難

才出千人難為俊謂

皐陶稷契史皇

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展足水也

履展

也夫純釣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

純釣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也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

則水斷龍舟

龍舟大舟

陸剗犀甲

言利也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

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毛可得而

察

摩磨微細察見

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

之過

以用也過非也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脩

短謂缺脩長明有所不足

謂愚有所不昧也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

凡何以

知其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鑿法亂脩曲出

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鑿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功曲出於不意也

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及猶也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

蔡國今南陽胡曲衛故在河內後世頓丘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

相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

相叩採纂織組邪文如

巧禹湯之智不能逮

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

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

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蛟行螭動之蟲喜而

合怒而鬪

攫搏也肆極讀車跋之段螭讀饒多之饒

見利而就避害而去

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

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如故言

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
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無稟受於

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
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弋

截其翼也螳知為埵獾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背
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兩防衛也景以蔽日蔽

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
陋之國僻遠陋也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

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
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

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時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

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詩曰播厥百穀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

為車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於薛也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
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
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至衆而知不

足以奄之奄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
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

施績而知能流通施設績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
也今夫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

也今夫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

彈復微攬援撥標拂敷手若彘家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微上下

手攬援撥標拂敷彘家言其疾舉之兒微讀維車之續攬讀屈直木令句欲句此木之句標讀刀標之標也

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撥之捷猶不能屈伸

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何則服習積

貫之所致謂上一弦故弓待撥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

利撥矯弓之材讀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磻諸

之功磻諸謂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木直中繩揉

以為輪其曲中規規自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

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鏤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

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轉移猶雲蒸風行在所

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摧靡覽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

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遙

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於俗此

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

觀上古及賢士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蘇

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猶索援別分別白籌策得失以

觀禍福籌策曰視非常曰觀設儀以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未究

事之情窮盡也立是亦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

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

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於庶幾夫瘖

多言已不暇日而不李推此故也

夫瘖

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

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

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

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

師師所以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

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軟躑躅跋涉山川冒蒙

荆棘淬浴軟躑躅跋涉不從蹊遂日跋涉百舍重躋

不敢休息百舍重躋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

倅達曉明冷猶了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大夫七

天地達通也畧察分秋毫稱譽彙語至今不休葉世言

莫嘗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

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

不返决腹断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也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

才在車曰士步曰卒而不如約身卑辞求救於諸侯申

矢石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心楚成得

稱譽世傳相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

語至今不止

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心
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伯
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於諸侯
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

羸裹一曰囊跣走不及
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深谿
大壑遊渡自楚
犯津關躡蒙籠廢沙石躑達膝曾繭重

抵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踐
蒙籠言非人所由
日申重繭以存荆者也鶴時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

灰顏色黧黑鶴時時立言不動不食
涕流交集以見
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為封豨脩蛇蚕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

皆大豨蛇喻貪蚕食上國
寡君失社稷越在草
茅寡君昭王越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遑暇也

安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
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卒車五百乘以救楚凡
三萬七千五百人比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

東塞函谷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
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
壻之谿公壻之溪楚也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

疆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之知
痛疾寒暑人情一也一同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

吾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蓋聞
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也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負

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
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

立而不墮名武勇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

不強困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

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詩云我馬唯騏六轡

如絲詩云小雅皇皇者單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

言人之有所務也事之不自專已慎之至乃聖人之務

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言怪物不能驚之也喻於道者不可

動以竒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

也遜欺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

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乱世聞

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

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誦之喻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

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

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建於音律伯牙楚人

觀世無有知音若子期故絕弦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

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夫

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

問夫人說救鼓不給何道之能明也問里鼓槿夫人長

不暇何能明道也老人鼓其頭自救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

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

謝姓也子通稱也唐姓名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
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日謂惠
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 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

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
也聽以耳為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

以為狗羹也而其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
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

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瞽也出舊作也新曲也諸人
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之此未始知音者也

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
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

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實也言中心能明實
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

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
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人和氏得美玉

獻楚武王武王以為石則其右趾及文王即位復獻之
如是乃泣血證之為寶文王曰先王輕於別足而重剖
石遂為剖之畢如和言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鉏而

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羸無文齧齒卷
項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鉏鈍弊無刃託之為楚

說項襄王善為劍人名鉏讀豐之稔也 琴或撥刺枉撓
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枉
壞漏越音聲散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撓曲弱闕解
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 苗山之鉏羊頭

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剝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

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

脩營唐牙伐山桐以為琴谿澗之梓以為腹其鳴音莫

之鼓也通人則不然腹劔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

莫邪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驛驢綠耳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濫脇音不

聲非耳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

畧達物事也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辨別清濁

之於耳聽清商也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

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故

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

工能識之是和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

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

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

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

知者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

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攄書明指以示之攄

也指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昔晉平公令官

為鍾鍾成而示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虎

也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

也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

而汝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

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

也喻上句作書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彼

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間窮巷之知者何則

也我則無名宣聞於閭里窮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

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今天毛

牆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蜩皮衣豹裘帶

死蛇則布衣常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

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統笄婦人

瑱阿細殺錫細粉白黛黑佩玉環榆步躡搖動雜之若

籠蒙目視雜佩之若香草籠冶由笑目流眦治猶笑巧

笑倩兮是也流眦精聆口曾撓奇牙出猷魚則也

口則弱撓肩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則雖王公大人

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怵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怵

癢心頡頏也憚怵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

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

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

繞身若環車輪曾撓摩地扶旋倚那動容轉曲曾撓摩

平解扶轉周施便媚擬神擬象身若秋葯被風為白芷

更曲意更為之風言髮若結旌屈而騁馳若驚騁馳言木熙者舉梧櫞

據句枉熙戲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搖也媛自縱好茂葉

言舞者若媛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天矯燕枝拘言續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

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持大條以龍從鳥集搏援攬

肆蕤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且夫觀

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

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彼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備衣脩擢舞為後曲也補出鷄冠

子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峻手足為之汗出夫鼓舞非而上人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止之者戮

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言其非能也自有絕

效之強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浸漬漸於教化使之然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

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長者今砥礪確長之長

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教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螟

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加猶益也櫨屋也柳柎豫章之

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猶覺覺其大也夫事有易

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

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已說在

一章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畢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泰族訓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蓬未轉縣邊候見虜舉蓬轉相受行

口三日子集

道里最疾者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曠未集而魚已殮矣魚潛居知雨矣以

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

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

心吐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

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

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

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

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昏光山崩

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

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

有以相連精侵有以相蕩也精侵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

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

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

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

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

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兌說也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

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鼈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也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

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訟容也邪氣無

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

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柎而毛脩之哉聖

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

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

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

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內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

姓携幼扶老負釜甕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

招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

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

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

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長分

別長者而斑白不戴負斑白頭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

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

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

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

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

下非易民性也。附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

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

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親耒耜，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

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

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

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

而為器，窬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

也。駕馬服牛，令鷄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

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

樂之性，故有鍾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

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

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

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

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

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

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入，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

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曲成也。故其性不可教，

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

者，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

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
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
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
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
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
施教必用參五何用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
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
有十二月之政
也令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
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墾高下之宜立事生財
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

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

清澄

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

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
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
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
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
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
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乎德潤洽在位十
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
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

二女娥
皇女英

任以百官以觀

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去道大風

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王名而傳天下

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

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廢而不虧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

作樂也夔堯典樂臣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

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

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

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罔

也以奉宗廟解橋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橋簡士卒習射御以戒

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

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

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

與與謂黨與也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

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

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

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

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

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

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

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

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

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

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

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

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也樂之失

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也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

法禮之失伎禮尊尊卑卑尊也春秋之失訾春秋敗絕不

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

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

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

適物各有宜輪負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

欲步驂駢服車中馬也帶不馱新鉤不馱故處地宜也關雎興

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

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

楚戰於泓楚人敗之襄公獲也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

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其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母不至不下堂而及人死之也春秋大之

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乎不可平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闕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

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

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馱約事不馱省求不馱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甑有萁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

殺剥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

器方中者為簠圓中者為簋也

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淵默而不言神之所淵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臠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秦始皇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馬者亡故人主

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雉雞夜鳴庫兵

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

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

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

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

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

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飢膚充腸腹供嗜欲養

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

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

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

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

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

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洩以清窮谷之汙

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

所决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

有腐髀流漸弗能汙也腐髀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

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

中五四二集

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厭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

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

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

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無法

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袍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瓠伯王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蔀蔀其家窺其戶閔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

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孟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以人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

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守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

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
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歸賢雖嚴刑罰民弗
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奉賢以立
功不肖主奉其所與同文王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
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
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
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
者以求伸也狂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
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山林之中不得直道極
游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

百鼻俎而行

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鼻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

五就桀五就

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
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
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之
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
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
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
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
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

而欲曾子架羊架連架所備知也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

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

官行不辟汗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

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

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

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

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趣行踏補踏韻書作馳

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

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

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

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

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

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

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

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

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

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踏馳百事

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

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

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土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

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析抱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撻笏而朝天下百姓訶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鍾以縣鍾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合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昭室大夫舍大人室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

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廢

乾谿之後靈王伐徐以恐吳次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散奔疾乘

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奔疾皆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

乾谿食菴飲水菴草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

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

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

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

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

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楚丘故得道則

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

中子集 卷之十一
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
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
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
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窺見兩零則快然而
嘆之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
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
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
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
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
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

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
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
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
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
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
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
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
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
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
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

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
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
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
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
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
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
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傳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
則喜矣又况主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
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
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

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
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
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濬壟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
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
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
制度搆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
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
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
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
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

末禽馭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
大於要則不持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
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
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
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
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
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
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
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
其疎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

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

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

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憤志

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

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

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也北遂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

鄙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

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

草木今取怨思之聲之施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

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

遷流於房陵

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也

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

之嘔

聞者莫不殫涕荆軻西刺秦王

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也丹怨秦王

故遺軻刺之也

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誦於易水之上

高漸離宋意皆

太子丹之客也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

聞者莫不矚目裂眦髮植穿

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

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

弁冕也

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嘗

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

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

一唱而三嘆可聽

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

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

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

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以為樂故五子之言

五子謂商申子歸非

蘇秦張儀也

所以便諛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

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

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

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

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故舜深藏黃金於斬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

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湎之

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諤北鄙之音

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

紂而寫之蓋師延所為紂作朝諤北鄙之音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

靈公進新聲平

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大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

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

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

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

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

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

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

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也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而百姓怨矣

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減爵者收減群臣之爵祿而功臣畔商鞅之

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

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

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

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侯以御晉

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

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

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也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

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

中庸卷之十一

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

伐狄勝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

二邑也公使曹子却桓公取文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

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

是晉投佛一歲再收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

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釋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

相似釋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噐而

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

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絞統而親迎非

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

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

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

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

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

蚤虱而人弗痒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

庭者為搏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

於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大博也或予跣而取

勝予跣對家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

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

昌故書曰能指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謹堯

有苗舜所放倭也知伯有五過人之材知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

畢給三材也功又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

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起能越高而身虜於

秦者不知賢也二君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

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八

要畧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体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

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

觀終始矣摠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

也大宗事本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

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

篇有原道有倣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

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記論有詮

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

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由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容太一之

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也託小以苞

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

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寤則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欲而反

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瀦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

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耦通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

自樂也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垺有無之精羸繞也垺摩

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用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

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

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初天文者所以和

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

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

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

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

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

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

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為一節故曰十二節

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

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

北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

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

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橋掇

也掇拾也浸想宵類似也類衆也宵物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

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

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

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

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

喜怒與晝宵宵夜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

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

靜其鬼鬼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

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

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

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

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

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

制群下提名提挈也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

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

條通而輻湊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

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記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間
繚繚也織擗兒齧之鄰也
兒齧錯梧也接徑直施邪施以
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

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

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

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

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所以知

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

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

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

所以窳窳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

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

捍搏困搏圓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人間者是以

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

壇也

標末也壇場也

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

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

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

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

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

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

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

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

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幾

幾也秦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

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

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館澄澈

神明之精澄清也微澄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所以覽

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

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

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

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黃龍下

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專用制度神

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

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

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

凡屬書

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

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摠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

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

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卦八變為六十四周室增以六

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擔逐萬物之祖也夫

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

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

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

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

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

以抒其情萬物至眾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

連曼絞紛遠援所以兆汰滌蕩至意洵也使之無凝竭

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

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

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

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捍山川捍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

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烜挾至也潤

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浩曠曠兮可

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

沉酒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酒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為炮烙之刑劓

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

武王凡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

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謂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

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躬賦兵也躬

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

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

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

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

而崩成王在祿禪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

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

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

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抱播笏

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

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

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

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

悅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

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簞畚以為民先別河

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則為九

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排去也

濡不給也抗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

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

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

北鄆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

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

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婦好

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聚也撞之庭下

郊雉皆响大鍾聲似雷震也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也

朝賜群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導人者公臣也故

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

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

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恃怙連與之國

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

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

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

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

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

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

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

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

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

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

治儲與猶攝業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

棄其矜挈楚人謂澤濁也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

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

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

不窕窕緩也布之天

淮南鴻烈要畧間詁卷之二十八終

叙中立四子刻後

夫玉樓金闕清都之秘丹書綠字仙靈之窟玄

夷赤鯉水府之藏天吳龍伯大荒之迹虛無漭

漭何之乎吾嘗愕而不信然乃觀於鍾離四子

者則堪輿亦大寥闕矣而乃得有四子也有如

堪輿不大寥闕即彼四子者且將走山嶽破雷電

决宇宙而出之也而庸得有之四物者哉夫之

四物者亦大妙矣弘鬯玄旨胚渾萬象莫妙於

道德任放卮言橫驚六合莫妙於南華園機含

潤綜虛以實莫妙於筦氏蒐博馳辯發玄於麤

莫妙於鴻烈是神物者也願人曠士尚焉後有
作者得其一枝輒妙絕千古是以上掩鴻荒下
吞來慙卓然共推以為宗嘗試流覽如墮萬仞
之崖神搖而目眴舌為咋而不得下也而世儒
徃徃譚六籍夫六籍者固世儒之所駕以彈四
子者也乃四子之譚仁義道德顧誠出六籍下
批彼且取仁義道德詭而之乎玄虛瑰瓌以為
播弄者也夫五穀養生丹砂補腦何害其兩存
即孔氏手定六籍而北面柱下嗟嗟寧歎老子
其猶龍也與哉夫世儒固不大於孔氏也今後
世之夸口雌黃者與四子分曹而握筆能措一
語乎故吾於四子而信堪輿之寥闊也而又皆
產於鍾離鍾離者今所稱中都寔我

高皇帝龍興之地又名臣將相之所產也乃四子
寔先開是即土風博大以厚而靈氣之來信有
自矣不佞來守茲郡得縱觀我

高皇帝與諸名世之遺烈而又得讀四子也泱泱
哉大風乎豈非不世之遭耶於時

觀察朱公刻檄彙四子命叙其後夫余言惡能
為四子役哉則惟搖神眴目信寥闊之無量焉

龍丘張登雲攀龍書

刻中都四子集叙

叙曰自文章家師心創製立為篇目勒成一家
言蓋始於柱下之道德云繇是以來各著書以
子名號者無慮千億諸能總覈萬畧錯綜百氏
蔚為論著之宗以雄長千古則可僂指也老氏
尚矣若莊若管若淮南姚姚乎其語闕大無涯
有涯有際無際自本自標由精由簡無所不賅
無所不至大堂之鑄鮮莫喻其藻昆侖之枝斯
莫比其竒飛狐之隘峽莫埒其險五通之莊馮
莫並其暢陵陰之神漠莫况其幽何有乎何不

有乎即通如仙聖捷如章交核如夷堅誕如齊
諧莫得其洗洋矣以老氏觀之又日在歲之中
仁義在道德之內而至至者與各出而並馳信
為百家之冠後有作者能當其顏行否也中都
刺長張君攀龍道源洙泗詞倒江淮諸家衆技
罔不究極政暇取郡志閱之嘉四君子皆鍾郡
之靈而悲老莊僅列於仙釋與華佗諸人並於
是行縣之亳訪天靜宮之遺迹過濠梁挹玄流
之長波遊潁上眺東海之靜雲經壽春擊八公
山之叢桂庶幾乎旦暮遇之則以其地先是或
隸汝寧或入九江今皆屬中都而併收四子於
區域之中良亦竒矣復念士生其地未能盡見
四子之書使不為刊布是握獨挈之寶無以尉
斯民春饑之望也第書之善本老莊之註舛雜
而房氏高氏二註被宋人削去則博如楊太史
用脩以不見二書註為嘆張君乃求得高註本
於郭工部相奎得房註本於王博士鳳翎遂彙
為中都四子集值

兵憲朱公以文武才輝備兵潁上譚劔之暇即
繙群書以說而尤注心四子張君進是集遂手

為裁訂以授之梓余承乏郡佐碩軌鞭弭無能
為役畧加參考而與徽吳生子玉校証君遂刻
之郡齋夫尼父至聖尤稱老氏孟子絀揚墨不
一言及莊後人因史記置申韓同傳遂以無情
之極言之亦異矣自如孟子與淳于申騶同傳
又何為者觀弟子職諸篇夷吾幼從事學林其
言治道切名實則老吏宿學不能自解免山海
之政何於今行之不變至鴻烈所論莫非口堯
舜而不詭於孔子之道史稱其喜讀書無他犬
馬聲色嗜好其所蘊藉可知矣當漢之時許慎
即為記上其屬書離辭不可廢也二子論治視
老莊尤詳君守郡以如烹小鮮之言書于座右
淮南廣之曰為刻削者曰致其酸醎而已矣是
何言之周而徹之至也余三四寮貳唯唯矜式
今海內追古為治文章政事並術三五則四子
集之刻其所裨助豈綫小哉

萬曆己卯孟夏之吉鳳陽府通判蜀瀘李太和
拜手謹識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reading '上海' (Shanghai) in a decorative font.

上海圖書館藏

